

# 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 5 讲

## 奇迹与传福音

© 2024 Craig Keener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五节，奇迹与传福音。

我的一个妹夫，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如果你看照片的前面，我的一个妹夫是喀麦隆一所神学院的新约教授。

他，以及神学院的院长，也是喀麦隆雅温得一座大教堂的牧师，他们都向我介绍了这个人，安德烈·马马泽牧师，并且都证明了他的可信度。他给了我一些关于治愈的叙述。他们告诉我上帝以这种方式祝福了他。

其中一个叙述是关于一位名叫奥利弗的六岁女孩的叙述。她在医院被宣布死亡。父母们迫切希望发生点什么。

他们试图征求第二意见，但医生一致认为她已经死亡。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于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教堂，把她带到牧师办公室，放在桌子上。

还有助理牧师，因为他们刚刚准备开始祈祷会，现在是晚上，孩子死后大约八个小时了。她早上死了。现在是下午 6 点 他们把她放在桌子上。

他们说，拜托，你能祈祷吗？助理牧师说，这不是太平间。这不是医院。这是一座教堂。

拜托，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但是请把尸体移走。安德烈牧师说，不，让我祈祷。我只是觉得主希望我祈祷。

你出去开始祷告会。于是，他的助手出去开始祷告会，他为奥利弗祷告。嗯，过了一会儿，在祷告会的时候，牧师、家长和奥利弗走进了祷告会，把助理牧师吓了一跳。

安德烈牧师最后向我讲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五年后他又向我讲述了这一点。女孩还好。在他向我讲述了这一点后，我的翻译转向我，他们正在用法语交谈。

我懂一点法语。考虑到我的妻子讲法语，我的法语并不好。但无论如何，我确实有一个翻译，但他转向我说，实际上，我以前听过这个故事。

我是从助理牧师那里听到的。所以，她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且，我还访问了刚果布拉柴维尔，我的妻子来自那里，她给了我，她让我与那里的许多人取得了联系。

这些人都是来自刚果福音派教堂的人。这是刚果的主要新教教派，也是刚果布拉柴维尔最大的新教教派。刚果布拉柴维尔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

当时大约有三百万人口，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多得多。那么这个教派，我忘记了有多少人，但是不到一百万人。所有这些例子都来自这个教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有这样见证的人，而是因为这些人是我的妻子认识的人，也是我们能够交谈的人。

在之前的一张照片中，该教派的主席斯瓦米牧师讲述了他自己的儿子被抚养长大的故事。我妻子认识他。其他人都是这个家庭非常亲密的朋友。

其中之一是珍妮·马比亚拉。她是刚果福音派教会的执事。她给了我三个目击者的叙述。

我把她算作一名证人，但在其中一些案件中，还有其他证人在场，包括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的人，在其中一个案件中，还有我的一位姐夫，也叫伊曼纽尔。但她给我的描述之一是一个死产的孩子。珍妮·马比亚拉 (Jeanne Mabiala) 在刚果战争期间是一名助产士。

她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培训，并帮助接生了这个孩子。孩子出生时脐带绕在脖子上，没有呼吸。她已经是灰色的了。

很明显，她已经死在母亲的子宫里了。父亲刚出去就开始砌棺材。但当地人对她的称呼是“珍妮妈妈”，还有另外两个人，即母亲和当时在场的另一名妇女，聚集在一起祈祷。

当父亲砌完棺材回来时，他发现他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白费，因为孩子还活着。他们给她起名叫米尔格雷斯（Milgrace），意思是千倍的恩典。她现在在学校。

另一个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例子，更接近家庭内部，因为这是阿尔伯特·比苏埃苏伊爸爸和他的妻子朱莉安·比苏埃苏伊的例子。这是我自己和我的妻子。许多年前，Papa Bissouessoui 是刚果北部埃图姆贝的一名学校督学。

有一天，他从办公室回来，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死去的女孩。这个女孩，这个我不必说得那么含糊，因为这个，他给出的时间范围，大约是八个小时。她早上就死了。

他们带她去找各种传统治疗师，他们牺牲了不同的动物。药草是一回事，但这次他们是在祭祀神灵，试图让她复活。他们把血涂在她的嘴、鼻子、眼睛和耳朵上。

现在她的尸体就躺在阿尔伯特·比苏埃苏伊的家门前。比苏埃苏伊爸爸说，你为什么把这具尸体带到这里？他们说，好吧，我们尝试了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想看看基督教的上帝是否能做点什么。

他回答说，你为什么最后带她来这里？你应该转离所有这些其他的灵，转向又真又活的神。他把她拉到一边。他祈祷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将她活着带回给他们。

嗯，这给这个村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下次有一个孩子死了，他们又来找他，但他正在城外其他地方视察学校。他们找到了他的妻子朱利安，并请她来祈祷。

她做到了。她说，主只是给了她力量去做这件事，因为她做了之后，她就想，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她向复活拉撒路的主祷告。再次提及该帐户。

孩子又活过来了。所以，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为任何没有复活的孩子或其他没有复活的人祈祷过？他们说，不，我们从来没有为其他人复活祈祷过。只是，这就是神选择做的事，而且也能做到。

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常见。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当地每个人都知道。安托瓦内特·马隆贝的下一篇报道可能不像其他一些报道那么引人注目，但它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但我希望能够与目击者交谈。因此，安托瓦内特·马隆贝讲述了这个故事。当她的女儿特蕾莎大约两岁的时候，她哭喊着自己被蛇咬了。

她的母亲赶到她身边，发现她已经没有呼吸了。村里没有医疗救助。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人认为这些奇迹故事是提供健康资源等健康教育的灵丹妙药。

你可能在世界某些地方有更多关于奇迹的记载，因为人们迫切需要它们，但那里仍然有更多的妇女死于分娩和许多其他事情。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提供医疗技术，这些奇迹就会向我们展示上帝所关心的事情。他关心别人，我们也应该关心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并不只是指望奇迹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不是奇迹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安托瓦内特·马隆贝发现她没有呼吸，村里也没有医疗帮助，但她知道她的家庭朋友、传教士可可·恩戈莫·莫伊兹正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传道。

于是，她把孩子背在背上，跑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到达那里后，可可·莫伊兹为孩子祈祷。孩子又开始呼吸了。

第二天她就好了，孩子的脑部也没有受到损伤。现在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和我年纪相仿。

她在喀麦隆完成了硕士学位，现在回到刚果从事工。嗯，事实证明，特蕾莎是我妻子的妹妹。安托瓦内特·马隆贝是我妻子的母亲。

并不是要询问婆婆，但我们确实咨询了可可·莫伊兹，他也作为另一位目击者证实了这个故事。还有来自刚果的其他账户。我们很熟悉的加拿大护士莎拉·斯皮尔(Sarah Spear)也报告说，在医疗队放弃了一名婴儿20分钟后，他通过祈祷被抚养长大。

他们不得不放弃他，因为他们想养活母亲。他们不得不炸开子宫才能把孩子取出来。但母亲活了下来，婴儿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经过医疗干预，母亲幸存下来。靠着祈祷，孩子活了下来。好吧，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其他案例，自然奇迹肯定不是心身性的。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例如 17 世纪斯里兰卡的记载。但我将重点关注 20 世纪的叙述。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记载，这些都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复兴运动期间。

186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期的尼亚斯复兴等，你在印度尼西亚有过一些奇迹的报道。但现在我特别谈论 20 世纪 60 年代西帝汶的复兴。有大量关于奇迹发生的报道。

有一位西方研究者。他确实相信有时上帝可以创造奇迹，但他不相信任何像他所听到的那样的奇迹正在发生。他去研究了一下。

现在，其他人后来也去了，但他们什么也没看到。他们是在复兴结束后才去的。但他在复兴期间去了那里，亲眼看到瞎子的眼睛睁开了，水变成了酒。

他甚至拿自己的名誉来谈论这件事。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帕特鲁斯·奥克塔维努斯 (Petrus Octavianus) 等人的其他说法。但我要提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帐户。

这是唐娜·乌鲁库亚 (Donna Urukuya) 向我报告的。她告诉我她正在与一位名叫坎迪瓦的领导人合作的事工团队。那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记忆中最严重的干旱时期。

他们来到一个村庄，井几乎干了。毫不奇怪，因为这次干旱，井底只剩下泥土。人们绝望了，团队也需要水。

于是，坎迪瓦祈祷了，然后他们就上床睡觉了。早上，当他们起床时，他们被一个在井边尖叫的女人吵醒了。她去井边想从井底取一点泥土，这样她至少就能得到一点水给她的孩子喝。

现在井已经满了，水也完全清澈了，就像大雨过后的正常情况一样。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下一个例子来自中国。

事实上，中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就医治而言，更多的是与宋约翰有关，他与倪柝声是同一时期的人。但倪柝声也给出了这个特别的报告。

所以，我在这方面引用了他的话。倪柝声年轻时曾随队到村里传福音。一些村民对团队成员说，好吧，你们想让我们相信你们的神，但我们的神太强大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你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如此强大，以至于200多年来，我想大概有276年了，祭司们安排节日的那天从来没有下过雨。我不知道他们地区的雨季和旱季是什么样的。但无论如何，他们说，你知道，我们上帝的节日从来不会下雨。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的上帝？因此，其中一位基督徒此时独自一人，没有与其他人在一起，他说，好吧，今年那天会下雨。人们嘲笑他。他回去告诉守望者和其他人，他们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现在如果那天不下雨，没有人会听我们的。

但无论如何，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于是，他们就去开始祈祷。在预定的日子里，一开始，太阳出来了，但他们只是感觉被引导了。

我们已经祈祷了。这是在神的手中。然后他们开始听到屋顶上的雨声。

很快，倾盆大雨就下起来了，这是他们在这个村子里多年来见过的最大的一场倾盆大雨。牧师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需要重新安排节日的时间。

然而，在他们重新安排节日的日子里，这一次基督徒说，不，那天也会下雨。事实上，那天倾盆大雨，洪水冲过街道，祭司们都被冲倒了。他们的神像被打破了。

那个村子里的许多人因此成为了基督徒。嗯，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曼纽尔·E·托普森博士。他是尼日利亚西非福音派教会的牧师。

他还拥有辛辛那提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希伯来圣经博士学位。嗯，他在西非福音派教会植堂者的家庭中长大，该植堂者在各个没有教堂的村庄里植堂。1975年左右，他和家人来到了一个刚刚搬到的村庄。

他正试图尽快为他正在建造的这座房子盖上屋顶。一些怀疑论者嘲笑他说，现在是雨季。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被毁掉。

它将会被摧毁。你说你的上帝派你来这里，但是哈哈哈，你拥有一切。他生气了。

他说，除非我的房子有屋顶，否则这个村子不会下一滴雨。嗯，那还需要四天。于是他们嘲笑他并走了出去。

他俯伏在神面前说，哦神啊，我刚刚做了什么？可是接下来的四天里，村子周围都下着雨，村子里却没有落下一滴雨。在那四天结束时，那些知道他们所在地区雨季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村庄里只有一个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直到今天，那个村庄仍然认为这是导致这个村庄成为基督教村庄的促成事件。

现在，我也从西方人那里得到了这件事的目击证词。但话虽如此，那些声称目击者无法报告此类经历的学者只是暴露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仅仅因为这可能不是您的经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其他人的经历。

好吧，有些人会承认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们会否认它们确实是神圣的行为。他们会说，好吧，真正的奇迹不可能发生。通常，他们只是简单地假设一个非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起点，或者有时是一个自然神论的起点作为他们的起点。

嗯，是的，最初有一位上帝安排了一切，但是上帝不关心世界，不干预世界，也不在当今世界采取行动。许多将此作为前提的人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该假设的来源。但通常它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认为奇迹不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在他那个时代，还有其他人在这一点上被认为更有说服力，但休谟作为哲学家的地位使其在后世被广泛接受。大卫·休谟认为奇迹是对自然法的违反。

这是一种戏剧性的表达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因为这就好像说上帝这样做会违反法律。这违背了早期思想家对奇迹的定义。

事实上，大多数早期启蒙运动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他的辩解方式是这样的。

奇迹违反自然法则。这是他的论文的前半部分。奇迹违反自然法则。

自然法不容违反。因此，奇迹不会发生。好吧，谁说上帝不能行动、改变，或者如果你想使用语言，就不能违反自然法，如果他愿意的话？

休谟只是简单地预设了这一点，但不承认这是一个预设。他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提出论点。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休谟关于奇迹违反自然法的大部分论证取决于自然法的定义。现代物理学已经破坏了休谟对自然法的规范性方法。今天通常对其进行描述性处理。

他的论证据说是归纳性的，但正如学者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它实际上是循环论证。他说，经验表明没有奇迹。因此，如果你有充分支持的目击者关于奇迹的说法，我们可以拒绝那些，因为你不能依赖这些，因为人类的经验，统一的人类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期待奇迹。

好吧，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你说人类经验是统一的，然后解释所有不符合你的范式的例子，而不是考虑它们。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尤其是在他文章的后半部分。当他引用他所知道的例子时，我们尤其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引用了帕斯卡的侄女的例子，她的跑步有碍眼。如果你学过哲学，你可能听说过大卫·休谟。您更有可能听说过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哲学家。

帕斯卡是基督的坚定信徒。嗯，帕斯卡的侄女有一个有机跑步碍眼。它散发出一股恶臭。

这件事她周围的人都知道。她立即被公开治愈了。在这种情况下，是当她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荆棘冠上的一根圣刺触碰时。

现在，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真的是耶稣王冠上的一根圣刺。我认为它不会存活那么久。我认为它一开始就不会被保存下来。

我认为马丁·路德关于他那个时代流通的大量文物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的评论之一是，今天流传的耶稣圣十字架上的钉子足够为萨克森州的每匹马钉鞋。人们非常喜欢文物，但这是她信仰的一个接触点。

她立即被公开治愈了。法国王太后派了自己的医生来检查此事。他证实她确实奇迹般地痊愈了。

现在，帕斯卡对此的反应是，这有医学记录。这种治愈得到了公开的证实。这是由非常可信的证人证实的。

他说的这些话，如果你给我一个这样的案例，我就会相信。他说，我们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其他的呢？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那么，他怎么能逃脱惩罚呢？因为她治愈的这座修道院与詹森派有联系，对于当时的耶稣会士来说，詹森派过于奥古斯丁派。对于新教徒来说，他们过于天主教徒了。所以，没有人喜欢他们。

休谟的同时代人并不打算因为它与詹森主义的联系而试图捍卫这一点。但这是通过对耶稣的信仰而实现的治愈。休谟只是预设了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并不是说他在这些主题上的确切观点一定是什么，但这就是他在没有陈述的情况下使他的论证有效的预设。

他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当代基督教科学和护教学的论点。像艾萨克·牛顿和化学之父罗伯特·博伊尔这样的人实际上以一种他们认为符合自然启示的方式使用科学，相信上帝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但休谟的论点是如此循环，以至于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等最近出版了许多对休谟关于奇迹的重大哲学挑战。

因此，在学术哲学的现实世界中，休谟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现在，牛津出版的这本书的标题是《休谟的悲惨失败》。一位评论家说，现在，这位作者只是不喜欢休谟关于奇迹的论点，因为这位作者是基督徒。

作者对此回应说，我真的不是任何传统正统意义上的基督徒。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争论。休谟反对接受证人的部分论点是，只有无知和野蛮的国家才会承认奇迹，更不用说詹森主义者了。

如果今天有人这么说，我们会称那个人为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偏执狂。就休谟而言，这是事实。休谟因其反犹太主义而闻名。

他当然以提倡奴隶制而闻名。事实上，基督教废奴主义者曾反对休谟。由于他作为哲学家的普遍地位，他支持奴隶制的论点很有分量。

但休谟对杰出的有色人种表示怀疑。他说，你知道，所有伟大的文明，所有的发明，所有伟大的艺术、音乐、文学杰作，所有这些来自白人文明。所有这些来自白人，嗯，主要是白人欧洲文明，但是白人文明。

他似乎对中国、印度、非洲、南美洲和中美洲这些伟大的帝国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休谟甚至说，你知道，我们在大英帝国已经有好几代奴隶了，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过任何伟大的教育地位。那么，如果你不让人们接受教育，他们应该如何接受教育呢？他说，你知道，有一个牙买加人，据说他可以背诵诗歌，但任何鹦鹉都可以重复它听到的内容。

这是大卫·休谟说的。他提到的牙买加人是弗朗西斯·威廉姆斯，他实际上用英语和拉丁语创作了自己的诗歌。

因此，休谟的出发点非常民族中心。他对这个圈子的定义非常狭隘，并说，好吧，我的圈子里没有人有过这些经历，因此我相信这些经历发生是不合理的。他的一些批评者回应说，仅仅因为它没有发生在你的圈子里，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在任何人的圈子里。听着，我们确实有一些目击者的报告，内容是你们圈子里不熟悉的事情。

他说，好吧，我不会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不在我的圈子里。我相信他们是不合理的。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在20世纪中叶，但布尔特曼不是，从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来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布尔特曼在任何方面都像休谟那样具有民族中心主义。

但布尔特曼表示，成熟的现代人不相信奇迹。不可能使用电灯和无线电，我想他指的是电报机，也不可能相信新约的精神和奇迹世界。布尔特曼说，现代世界否认奇迹，从而将所有传统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传统部落宗教家、招魂术者以及基本上所有人排除在现代世界之外，除了他的20世纪中叶的西方学术精英和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人。

但不少人对此做出了回应。胡斯托·冈萨雷斯（**Justo Gonzalez**）援引拉丁裔教堂的话说，布尔特曼宣称不可能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经常发生的。最近退休的马来西亚卫理公会主教华勇认为，布尔特曼的问题是西方的问题。

这不是什么问题，在亚洲，我们相信灵魂之类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问题。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书中指出，南半球的基督教往往对超自然现象的直接运作非常感兴趣。好吧，这些人被休谟排除在外，但不一定被布尔特曼排除。

布尔特曼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但如今的治愈主张有多普遍呢？休谟不会知道这一点，但今天我们有了这些信息并且正在发生。如今，治愈声称有多普遍？好吧，如果我们从一些以强调这一点而闻名的教会开始，比如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会，那么牛津大学等机构就对此进行了重要的学术研究。

2006 年皮尤论坛进行了一项调查。皮尤论坛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调查机构，用于调查宗教等。他们只调查了 10 个国家的五旬节派和灵恩派，而仅这 10 个国家就来自除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

因此，仅在这 10 个国家中，仅在这 10 个国家中，对于五旬节派和新教灵恩论者来说，估计声称亲眼目睹神圣医治的总人数约为 2 亿人。现在，可能更令人惊讶的是，出于比较的原因，该调查还调查了其他非五旬节派或灵恩派或没有这样定义自己的基督徒。这些国家中约 39% 的其他基督徒声称亲眼目睹了神圣的医治。

现在，如果这接近代表性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不认为自己是非五旬节派或灵恩派，却声称亲眼目睹了神圣的医治。不管怎样，我们谈论的可能是数以亿计的人声称亲眼目睹了神圣的医治。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化国家也是如此，34% 的美国人声称亲眼目睹或经历过神圣或超自然的治疗。

现在，这不仅仅是基督徒。这包括这里的印度教徒，尽管这里的基督徒数量比美国的印度教徒要多得多。重点不在于这些主张中有多少比例涉及神圣活动或奇迹。

确实没有人会说其中的每一个主张都是一个奇迹。没有人会声称每个人都说了真话，也没有人会声称每个说真话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这是解释它的唯一方法，有时甚至是解释它的最佳方法。上帝也可以通过其他原因来工作。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说，好吧，只有这个或只有那个。但无论如何，重点不在于其中有多少比例涉及神圣活动或奇迹。问题在于，像休谟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合理地从统一的人类经验排除奇迹的前提出发。

反诉数以亿计，怎么能说是统一的呢？你至少有义务开始研究其中一些反诉，尤其是一些更引人注目的反诉，尤其是其中一些得到更好证实的反诉。不仅基督徒如此，数以百万计的非基督徒也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些非凡的治疗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先信仰。中国不在上述调查的 10 个国家之列。

由于某些原因，调查变得更加困难。但自由自我教会下属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内部的一位消息人士估计，过去20年里大约有一半的新皈依者来自2000年左右，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大约有一半的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的转变是由于他们所谓的信仰治疗经历。在农村家庭教会中，有的声称这一数字接近90%。

这可能取决于家庭教会网络，可能取决于中国的地区。但无论如何，我无法验证是50%，还是90%。无论如何我都无法验证百分比。

但我们可能谈论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并不是从基督教的前提开始的，但他们认识到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东西，一些与人们通常变得更好的方式不同的东西，与他们在正常宗教中所期望的东西不同的东西。或其他仪式实践，他们愿意在某些方面改变几个世纪的传统，成为耶稣的追随者。1981年在金奈进行了一项研究，同样，调查并不总是准确的，但至少根据这项研究，金奈（当时称为马德拉斯）的非基督徒中有10%报告说，当有人在耶稣的圣殿中为他们祈祷时，他们得到了治愈。姓名。因此，有些人在痊愈后就成为了基督徒。

有些人在被治愈后并没有成为基督徒，但当有人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祈祷时，他们仍然承认自己已经被治愈了。举个例子，我以前在神学院教过的一位学生来自印度，通过为病人祈祷，他的浸信会教堂从少数人发展到大约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皈依者。我是偶然发现这一点的。

最初我并没有真正问过这个问题，但在拍摄以色列牧师照片的房间里，我刚从外面进来，感到头痛欲裂。他说，哦，兄弟，让我为你祈祷。我说，好吧，你可以祈祷。

他祈祷了，但什么也没发生。我说，对不起，什么也没发生。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有信仰。

他说，哦不，兄弟，这里不行。我为印度祈祷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治愈，因为这些珍贵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耶稣了解不多，而上帝正在将他的爱倾注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有机会知道他有多么爱他们。并不是说他不爱其他地方的人。

就在那时他开始告诉我这件事。他说，弟兄，如果你来到印度，你就会开始为人们得到医治祈祷。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他说，神只是想让这些人知道他的爱。

好吧，显然我的头痛最终消失了，但就在那时他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著名福音派学者JP莫兰德指出，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地福音派的快速增长，其中高达70%的福音派与神迹奇事密切相关。甚至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就有人在富勒神学院写了一篇论文，调查了代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 350 多篇其他论文和论文，采访了许多其他传教士，发现了更多关于世界各地教会成长的神迹奇事的记载。比他可能使用的。

只是人们读圣经，人们祈祷，神戏剧性地回应，并非全是有意的，故意的，但不是排他性的，但最常见的是，它发生在突破性的领域，当人们第一次听到福音时，新的领域正在被打破。这些情况与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非常相似。神可能在任何地方回应祷告，有时也会在其他地方做戏剧性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就像雅各书第五章谈到的那样，你知道，你可以为病人祈祷，病人可以逐渐痊愈，病人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得到治愈。这仍然是祷告的回应。但这些戏剧性的迹象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果他们愿意相信，那就意味着要引起他们的注意，以便他们能够听到信息，以便他们能够相信。有时人们会以极其消极的方式做出反应，进行迫害。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了这一点，但神迹是引起你注意的东西。

因此，当人们第一次听到福音时，我们在传福音期间和大部分未传福音的地区最常看到这些特殊的迹象。过去也是如此。许多教父声称自己是治愈和驱魔的目击者，这些治疗和驱魔使许多多神教徒皈依了宗教。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姆齐·麦克穆林似乎对他的发现并不完全满意，但他通过研究发现，治疗和驱魔是三、四世纪皈依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它在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时期也很突出。举一个20世纪的例子，它是1907年左右韩国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是在长老会中，再次向你展示它有多么普遍。

有趣的是，当时在韩国基督徒中工作的许多西方传教士都被训练相信奇迹不再发生，恶魔或灵魂只是心理上的东西，它们并不真正存在。因此，当韩国基督徒这么说时，他们持保留态度，并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但研究表明，奇迹确实发生了。

韩国基督徒让一些传教士相信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现在，在这一点上，我想超越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奇迹的可信度，谈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统一性，以及这部作品如何结合在一起。我只想给你样品。

由此可见路加的文学修养。当你看到他如何将故事编织在一起时，真是太美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已经提到，天使加百列被派往撒迦利亚那里。

后来，天使加百列被派去见玛丽。在这两种情况下，天使异象的接受者都会感到困扰。天使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要害怕。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给出了即将到来的奇迹的原因。两种情况下都给出了孩子的名字：约翰和耶稣。加布里埃尔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孩子都会很棒。

对于约翰来说，孩子从母亲的子宫里就被圣灵充满；对于耶稣来说，孩子将通过圣灵受孕。然后加百列宣布了每个人的任务。然后在每种情况下，都会有一个问题。

在撒迦利亚的例子中，这个问题似乎比在玛丽的例子中更具异议。然后给出证明或解释。撒迦利亚因他的不信而沉默，而马利亚因她的信仰而受到赞扬。

再次，比较和对比人物是古代修辞和古代叙事的共同特征。马利亚，这个来自拿撒勒村庄的谦虚、非常年轻的女孩，在上帝眼中看起来更加伟大。然后撒迦利亚，他也被积极地看待，你可以在好的和更好的东西之间进行比较，这位在耶路撒冷大圣殿中服务的年老祭司是谁。

然后在每个叙述的结尾，孩子都会成长。施洗约翰在180年成长，在240年成长，耶稣在52年成长。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几个不同部分中。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圣灵来到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看到圣灵继续浇灌下来。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的就职宣讲演讲，在使徒行传第 2 章中为彼得讲过，在使徒行传第 13 章中为保罗讲过。治愈的能力让许多人意想不到，耶稣触摸耶稣的衣裳，就出乎意料地散发出治愈的能力。

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的影子。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衣服或工作围裙是从保罗那里拿来的。所有这些都治愈了瘫痪者，并且在每种情况下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并行语言。

每一次都遭到犹太领袖的反对。在每种情况下都使死者复活。在每种情况下，你还有一位敬畏上帝的百夫长。

其中两起案件中有一个寡妇的儿子被抚养长大。就保罗而言，他是一个长大的年轻人。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根据你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比较，但在他能够做出相似之处的地方，他做到了。

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有些语言非常接近保罗的罗马之旅。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当保罗去罗马时，他受到了胜利的接待。在麻烦出现之前进入圣殿。你们有敌对的撒都该人拒绝复活。

你最终实际上让耶稣和保罗都在公会面前受审。在公会与耶稣的例子中，有一个挑衅性的宣告：人子在上帝的右边。然后司提反也做出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宣告：人子在上帝的右边。

耶稣将他的灵交托出来，并为迫害他的人祷告，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司提反一样。百夫长承认上帝对耶稣无罪的证明。我想讲得很快，所以我的舌头很纠结，但我还是想尽可能地把话说清楚。

百夫长承认上帝证明保罗无罪。耶稣的四次听证会和保罗的四次听证会都宣布无罪。顺便说一句，对于公会，对于彼得，我很抱歉，嗯，是的，彼得也在公会面前受审，但是对于保罗和耶稣，当他们被带到公会面前时。

就耶稣而言，你有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公会成员，但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就彼得和其他门徒而言，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关于公会的叙述时，有一个法利赛人为他辩护。

这个法利赛人不是门徒，但他为信徒挺身而出，第一个就是迦玛列。然后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 23 章时，公会就出现了分裂。撒都该人希望处决保罗。

他不适合这样的人生活，但法利赛人却为他辩护。所以，你有这样的相似之处。此外，你还有许多与彼得保罗相似的地方，你可以深入探讨其中的很多细节，通过按手来任命领导人等等。

因此，两者都面对假先知。保罗必须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两者都拒绝崇拜。希律亚基帕 我想要敬拜。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他受到敬拜，却被主的天使击杀。但在本章开头，主的同一位天使将彼得从希律亚基帕我关押的监狱中释放了出来。

彼得拒绝敬拜。有人想在彼得面前下拜。他说，不，我只是一个人。

有人跪拜，嗯，不仅仅是跪拜，他们称呼巴拿巴和扫罗，宙斯和赫尔墨斯，保罗和巴拿巴，赫尔墨斯和宙斯。 1415 年，他们说，不，我们只是像你一样的人类，然后他们撕破了衣服。同样在第 28 章中，保罗被认为是神，但他拒绝了，事实上，他似乎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卢克显然是后来才听说的。所以，你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彼得和保罗在犹太节日期间双双被监禁，但两人都奇迹般地出狱了。

尽管故事的细节有所不同，但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卢克以非常有凝聚力的方式设计了他的作品。这是一部文学杰作。因此，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中的记载时，我们会牢记这一点。

我们将看到其中一些例子。现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问题。因此，我将把它作为一个示例主题。

由于我过去的经历，我自己对此也有一些兴趣。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与此相关，这就是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中提到的祷告的重要性。嗯，祷告常常发生在圣灵浇灌之前。

这是路加福音中常见的主题。在路加福音第 3 章中，当耶稣祷告时，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在使徒行传第 1 章中，当然，他们在祷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他们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一起祷告，祷告说，神啊，请伸出你的手，使人们继续因你仆人耶稣的圣名而得医治。然后在 4.31 节，他们在祷告时充满了勇气，并且被圣灵充满。并且，彼得和约翰也为撒玛利亚人祷告，求他们接受圣灵，然后他们就接受了圣灵。

保罗在使徒行传第 9 章和第 11 节中祷告，然后在第 17 节中，他被圣灵充满。哥尼流在 10 章 30 节中说，他正在祷告，并且被圣灵充满。好吧，如果我们谈论传福音和植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使徒行传探讨很多不同的主题，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无论保罗是在船上还是在马耳他，他都是一样的，就像他在以弗所向大量的人传道一样。他是一个仆人，他为人民服务。我们对保罗的性格了解了很多。

他在 20:24 中说，呼召比生命本身更重要。20.31，他说，我正要流着泪警告每个人。在那一章的第 33 至 35 节，他说，我并不贪心。

我不是为了钱才干这行的。我实际上是在努力支持这项使命。与使徒行传 3.6 中彼得和约翰所看到的非常相似，他们说，金银我们都没有。

在江湖骗子云集的环境中，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显然，这些人并不是为了钱。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贪婪。

他们不是江湖骗子。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事奉主。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性格。

我们还学习如何传福音。我将在这里花更多时间提供详细信息。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腓利非常擅长传福音。他在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但后来他并没有留下来发展教会。还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有不同的礼物。理想情况下，让事物生长的最佳方法是远程乘法。罗伯特·科尔曼在他关于传福音的著作中指出，乘法最终会比加法带来更多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他们议程的一部分是建立能够执行使命的门徒，而不仅仅是皈依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 14:22 中，当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他们短暂建立的教会时，他们回到那里设立长老，设立领袖。他们在使徒行传 14:22 中警告他们，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苦难才能进入神的国。

你必须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必须有健全的教学后续行动。必须有像 15:41 中那样的警告，反对错误的教导。

所以，假设我们不只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好吧，在第一年，这纯粹是假设，但如果你能让相机保持一段时间。第一年，如果你出去赢得了一个弟子，那么你就有了两个弟子。

好吧，抱歉，你赢得了两个弟子。你赢得了一个，然后你又赢得了另一个。你已经赢得了两个归主的人。

第二年，我知道，我认为我第一次是对的。不管怎样，明年你有原来的两个人，你有你和你为主赢得的人，但你们每个人都为主赢得了两个人。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为主赢得了四个。

然后是四个加上原来的两个。所以，你有六个。如果你到目前为止只是加起来，它不会那么多，但很快它就会改变。

第三年，你有20个。第四年，你有62个。第五年，你有188个。

看看第 15 年。你已经超过 1100 万了。这比你每年只赢得两个人归向基督要多得多。

那太好了。你需要 30 个人归向基督。但是，如果你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继续使命，他们每个人也能赢得人们归向基督。

到 22 年，人口数量将达到 160 亿。那么，2015 年，世界人口只有 70 亿。我只是说，但是相比这个，21 年之后，可能是八九十亿之间。

但这就像覆盖了世界上总人口一样。当然，现在这并不完全现实。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障碍是存在的。有迫害，有内乱，更多的迫害，更多的分裂，等等。但另一方面，谁说我们一年只能赢得并训练两个人归向基督呢？为什么要停下来呢？所以，如果我们人数倍增，如果我们不只是赢得人们归向基督然后又抛弃他们，而是赢得他们归向基督并教导他们如何做同样的事并帮助他们在信仰上扎根，那么事情就会进展顺利。更加成长。

那么，如何传福音呢？内容非常重要，福音信息。我们看到内容，即使内容没有改变，福音也没有改变，它是情境化的。

因此，保罗到会堂传道是一种方式。他引用经文。农民的另一种方式。

他说的是圣经，而且还引用了圣经，但他们不知道。他并不这么认为。保罗向农民宣讲上帝赐给我们雨水和丰收的季节。

在《使徒行传》第 17 章中，他以符合他们背景的方式与哲学家和受过哲学教育的城市领导人交谈。但中心信息仍然贯穿整卷使徒行传。耶稣死了又复活了。

当你与非一神论者交谈时，你也在谈论独一的真神。现在，我们如何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需要创造性地、尤其是战略性地思考。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化的开放性。

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我们需要考虑当地文化。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 15.20 中所做的事。耶稣会士最初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后来因为一些人抱怨耶稣会士而被当时的梵蒂冈取缔了。

国内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见证也因此被关闭了好几代。保罗很少错过谈论基督的机会。

他会尝试以与上下文相关的方式来表达，但他很少错过谈论基督的机会。他只简单地介绍了福音，很快就被赶了出去。有时这种情况会发生，例如在中国内地会，但他尽可能地待得更久。

在哥林多待了十八个月，在以弗所待了两年半。他开始了解人们。他开始了解这种文化。

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国，当牧师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至少几年，尤其是五年或更长时间时，教会才会真正蓬勃发展，因为牧师了解社区，社区也了解牧师，等等。现在，保罗经常在当地教会中兴起领袖，所以他们已经了解了这个社区。但是，在社区中呆上一段时间可以尽可能地提高稳定性。

同样，有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呼召。犹太教堂。人们已经信仰一位上帝，因此他们已经与犹太教堂里的人们建立了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犹太教堂也使用圣经。如果你想接触外邦人，那么，相信独一真神的外邦人最有可能在犹太教堂里闲逛，甚至有时甚至是一位最伟大的神，如果他们相信那是以色列的神，他们就会被绞死在犹太教堂里。还有公共讨论论坛。

例如，在使徒行传 14:9 中，保罗似乎在街上讲道。这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可用于此的文化论坛。

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这种方法。你会发现，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过教育的人，有时神迹奇事都会引起人们对福音的关注。彼得就是这样，他是一名渔夫，可能受过一些教育，但肯定达不到保罗的水平。

你在保罗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亚波罗受过教育。他没有记录任何神迹奇事，就像施洗约翰没有记载一样。

但尽管如此，亚波罗在智力上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他、斯蒂芬和保罗出现在这些公开辩论场合，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些论坛可供交流。

保罗对哲学家也是这样做的。他正在与喜欢站在一起讨论新概念的哲学家进行推理。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 17:18 中就是这么做的。然后他们把他带到亚略巴古市议会，大概有一百人，他有机会在那里陈述他的案子。

使徒行传 19.9 节，保罗在推拉努斯学校设立了一个讲课的地方。显然它看起来像一所哲学学校。在保罗的时代，当外人看待基督教时，他们通常不会将其视为一种宗教，因为它没有邪教。

打扰一下。它没有牺牲。相反，他们会进行讲座、对话等等。

保罗说，好吧，外面的人会认为这是一所哲学学校。有些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犹太教堂。保罗说，好吧，他们就是这样看我们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发挥我们的优势。所以，他就是这样教导的。他还利用关系网络来传播福音，其他人也利用关系网络来传播福音。

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详细讨论这一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五节，奇迹与传福音。